



# 那个让我度日如年的师傅 走了

□朱孝才

去年的冬至那天，我接到一个消息，刘队长去世了。遵从他遗愿，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。我心嗒然，难过了好几天。

刘队长是我做刑警的入门师傅。

刘队长大名刘国才，名字和他的长相都土得掉渣，随便丢在一个旮旯角落都难得把他从人堆里拣出来。正应了人不可貌相的老话，他文化不高但写得一手好字，没进过专业院校却是当时川东屈指可数的破案高手；他战功赫赫却没有功名成就，到退休也不过是县刑警队的副队长，副股级，连个正字也没带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一台破案机器。

我从省警校毕业先是在下川东万县做侦查员。报到没两天，刑警队安排我跟刘队长上案子。我心里暗喜，决心找刘队长偷偷学上几手绝活。

案子是一起入室抢劫案，现场在江南龙泉山。龙泉山方圆十来里少有人家，我俩只能吃住在一个小煤厂的茅草屋里，几天下来浑身长满了虱子蛇蚤。我刚出道，自然不敢在刘队长面前说半个苦字，受不了的是他没头没脑没个场合地批评甚至是臭骂，一点不留情面。每天天不亮，我还在迷迷糊糊，他就像开罚单一样列出一长串当天要查证的线索单子扔给我，撵我出门。

那时正是麦收季节，“麦熟一晌，谷熟一夜”，麦收如救火。家家户户忙着抢收抢种，找人查证一条线索真是千难万难。我撒开脚丫子烟熏火燎跑上一整天，常常要夜深了打着火把才能赶回煤厂。我一报，他一一评判，时不时阴阳怪气埋汰几句。好不容易扒上几口冷饭，饭碗一放，刘队长又递上一摞指纹、一个马蹄镜，我又得趴在煤油灯下比对指纹。我看指纹时，他总在一旁一支接一支地抽劣质香烟，大声咳嗽大声喘气，不时在“罚单”上记上几笔。我在他制造的“毒气室”里看完指纹，他必然用审视小偷般的眼光看我半晌，疑心罪犯就在其中我没比对出来。在这个荒野茅屋里，我因为他而度日如年，战战兢兢，偷师学艺的野心被一点点剥蚀。

有天晚上，我摸黑回到煤厂。刚端上饭碗，刘队长突然把我取回来的一份笔录往桌上啪地一拍，大声斥骂道：“你还有脸吃饭呀？你看你问的这个人，明摆



起在撒谎嘛！马上给我找两个旁证来！”我端着碗吃也不是放也不是，恨不得脚下找个缝儿钻进去。煤厂炊事员不落忍，嗫嚅着想劝两句。刘队长返身就找电筒，一副你不去我就去的架势。一股怨气直冲脑门，我把饭碗重重一放，拉开门迎着漆黑的山路就往山外的村子里跑……

那天晚上，我赌气没回煤厂，借宿在一户农家。天麻麻亮，我摸出村子，爬上山梁。眼前是一片翠绿的草地，草地尽头就是煤厂了。煤窑流出的水形成一条小溪穿过草地，两只翠鸟没完没了地在溪边啄洗着漂亮的羽毛。我突然有种冲动，想大喊一声：我算啥警察？还不如这两只笨鸟呢！正郁闷间，蓦然见溪边一块石头上，刘队长泥菩萨一般坐着，怀里拢着电筒，一口口吸着烟。山风吹动一头白发，宛若风中秋苇……抬眼见我，刘队长咧嘴笑了……只一笑，我暗暗发誓，以后再不能这样和他赌气了。

转眼两年过去，我调地区公安处刑警大队。离开万县的头天晚上，刘队长到我宿舍，破天荒打了几个哈哈。除了工作话题，他是个木讷的人。我因为满腹心思，也没啥话说，我俩就互相敬烟闷头抽烟。挨到出门，他突然嘟囔了一句：“小朱！你适合当侦查员，悟性也高。”

我一时愣了，含混着敷衍过去。望着刘队长瘦小佝偻的后背渐渐消失在走道尽头，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。从此，那个瘦弱的背影始终印刻般留在脑海，再也没有真正消失过。四十年过去斯人长逝，依然如故。

（作者系万州区公安局一级高级警长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泰山新挑夫

□赵瑜

在中学时，读了一篇写泰山挑夫的课文。记忆犹新的句子是写挑夫们上台阶都走“之”字形，因为这样省力。感觉中他们是一群非凡的人，力大无比，令人崇敬。所以，当我来到泰山，第一句话就是问当地人：泰山还有挑夫吗？有老人笑答：怎么没有？泰山上的东西都是他们一步步地挑上来的。

泰山有多高，我没有实践的体会，因为我坐的索道，一上来就是南天门。视野中是青青的山，绿绿的水，高高的崖，深深的涧，还有那美丽缥缈的云海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有外国游客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大声朗诵杜甫的《望岳》：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往山下望去，古树参天，满目苍翠，只见一些山道隐隐约约在云海里。想必这就是以前挑夫们走过的路。

在天街上，我遇到了真正的挑夫：是个憨实的小伙子，他像所有的山东男人那样皮肤黝黑、个儿高高、模样帅气。他从山下挑上来一些花生、大葱和煎饼，在天街一角叫卖。大饼卷葱可谓是泰山的特色小吃，饼里加了鸡蛋，摊得像春卷皮儿那样薄，加上甜酱和山东特有的带甜味的大葱，卷起来一口一口吃，很有地方风味。

我们在天街上歇脚，买了他的煎饼，慢慢攀谈，熟络起来。

他说他是泰安的人，父亲也曾是挑夫，在天街上他们有一个小小客栈。客人南来北往的，要吃饭，要住店，他们都提供热情服务。还为我没时间在山中小住一晚而可惜：在客栈中住一晚，凌晨四点钟起床往玉皇顶攀登，能看到泰山的日出，非常漂亮。

我看他还在卖一种叫“泰山石敢当”的镇纸石，又好奇问他，他说传说石敢当是泰山上的勇士，曾经为一个小女孩捉妖驱病，后来妖魔听到他的名字就逃。所以人们就在泰山石或砖上刻上“泰山石敢当”镇妖。他又说，泰山的传说三天三夜讲不完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慢慢讲给你们听。

我夸他能吃苦，他说这不算什么，比起父辈，这只能算锻炼身体。然而登过泰山的人都知道，从中天门到南天门4000多级陡峭的台阶，空手攀登都非常吃力，何况背负重物，挑夫的生活无疑还是艰辛。而且泰山虽美，却离现代文化太远，小伙子口齿伶俐，相貌俊秀，难道就甘于在泰山上当一辈子挑夫？他咧嘴一笑，说不不，原来他是大学生，只是趁着放暑假给家里帮忙。

他神往地说，会走出去的，以后毕业了，我要到大城市去工作。

古老的泰山，群峰拱岱，林茂泉飞，一步步石阶，洒下了多少挑夫的汗水。真的，有了一份当挑夫的经历，有多少困难是面对不了的呢？自信的年轻挑夫们，正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奋力超越着他们的前人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## 故乡与亲人

□陈学刚

### 舅舅的咳嗽

舅舅的咳嗽和哮喘  
像清晨的  
闹钟一样准时  
像发条失去弹性  
超负荷的机器  
密谋一场哗变  
断断续续  
猛烈而急促  
肺腑里发出的声响  
绝望而悲凉  
纸糊的窗户  
禁不起这颤栗  
他咳得星光隐去  
他咳出天亮  
咳出生计  
咳出三个孩子成家立业  
五十岁的某一天  
他把自己咳进土里  
咳成一味止咳的中药

### 关于故乡

故乡，别来无恙  
依旧是那山  
依旧是那河  
依旧是那些土地  
依旧是那些人和人们

故乡，别来无恙  
人越来越少  
坟墓越来越多  
庄稼越来越少  
荒芜越来越多

踩出来的小路通往村庄  
走向山外  
采出来的大路通往山上  
振兴乡村

故乡地广人稀  
日渐凋敝  
木头腐朽  
亲人老去  
诗歌覆在石头上  
乡愁不死不休

我问故乡是否有恙  
故乡沉默  
沉默得让我心痛

### 父亲与杉树

父亲抚着老杉树  
满脸笑意  
以仰视的姿态  
重逢久违的故人

杉树高大  
和父亲一样挺拔  
正值壮年的杉树  
被做成家具、屋椽以及棺  
材  
和父亲一起维持生计

皴裂的树皮  
像父亲脸上的沟壑  
刻满过往  
杉树耐苦，与父亲近似  
在贫瘠里生根  
在贫瘠里坚韧

中风后，父亲再没有进过  
林子  
但我知道  
他想去窝塘、董家坡、大  
堰湾……  
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他都  
熟悉  
他想对每一棵老的树木  
点头致意  
对新的树木加以勉励

### 母亲的骨鸣

母亲的脊背如一截木头  
会疼痛的木头  
支起来便弯不下去  
弯下去便直不起来

清晨  
几声骨鸣  
几次呻吟  
母亲的身体才开始柔软

母亲倔强  
骨头缝里的抗争  
总以口头的宽慰  
来回应

（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作家协会会员）

## 重庆晨报副刊 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改版，推出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  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